

◎ 华人书林

见虾集

(香港)
刘以鬯
著



◎ 华人书林

见虾集

(香港)
刘以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虾集/(香港)刘以鬯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8

(华人书林·耆英书系/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主编)

ISBN 7-5382-4654-1

I. 见… II. 刘… III. 香港-文学-文学评论
IV. I20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936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5 $\frac{7}{8}$ 插页: 4

印数: 1 6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乔 平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宋丹心

责任校对: 宁桂珍

定价: 10.00 元



《华人书林》编委会

主 编：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

编 委：王 蒙 方雄普 朱添华 任梦云

巫乐华 杨匡汉 曾敏之 谢 冕

策 划：乔 平 林佑辉

《华人书林》序



看到那么多海外华人文化界朋友，带着真切的感受，带着泓奥的议论，带着可以作心碰心的交流的文字，进入这套“华人书林”，我的喜悦和感奋是难以言表的。

我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这一辈子走过海外的许多地方，愈是“漂泊”和“流浪”，愈是渴念岸和故土，愈是眷恋自己的母语。“华人书林”的许多作者是我的朋友，他们尽管已落脚于世界各地，但始终没有割断和中华文化根性的联系，并且用文化的、文学的、文字的沟通，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信念和最新思考。这使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毕竟血浓于水，在这个华人文化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里，我们有着越来越多的话语和共识。

世界正寻求平等、和平与发展。文化史上，国界是政治性强且很森严的分水岭。然而岭下那汨汨流动的江河清溪，那化作文人笔底波澜的蓝墨水，可不那么受约束。文化人有自己的祖国，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正如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可以流往

北美和大洋洲，雨果和梅里美可以流往非洲和印度洋，同样，《诗经》、屈原、李杜、曹雪芹以至鲁迅，随着成千上万华族的迁徙而神游东西半球，传播中华文化的因子，并结合当地的社会，融入书写者的智慧和才情，生长出新异的华人文化和文学。哪里有华文，那里就有跃动不息的汉魂。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某一种霸权文化可以独占，历史悠久且富有现实生命力的华人文化，应当并足可站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这套“华人书林”，收集的是经过作者和编者共同遴选，堪称似珠似玉的文化精品。在传播与思索中华文化的总体框架中，涵括了散文、随笔、评论、杂感、学术论文等多种品类，可以说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体现了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一推介之所以有意义，我想至少能通过“书林”的展示，看看海内外华人是如何对待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看看他们是如何探究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看看他们是如何追寻自我思维，并以有个性和见地的文字摸索东方特色，丰富着世界华人文化。这对于我们提升当今中华文化的品质，对于增进和扩大海内外的文化交流，都将是补益无穷的。

如果把“华人书林”也看作一幅文化地图，那么，如今的布局是否尚有匮乏，尚有失当，则有待于海内外的读者加以评判了。自然，更需要也更希冀的是华人文化界的朋友们，以更具创造性的作品和文字继续填充它，使我们这幅文化地图更见多姿、精美和完整。

1997年6月25日于北京医院

目 录

香港文学的起点.....	1
读《仙宫》.....	4
谈香港文学.....	7
有人说香港没有文学.....	9
香港文学的进展概况	13
香港文学中的“和平文艺”	16
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	18
《香港文学》发刊词.....	31
香港文学作家传略与香港作家资料库	33
《香港文学作家传略》前言.....	36
如何推动香港文学	40
关于艺展局文委会资助西西写长篇小说 ...	42
从《浅水湾》到《大会堂》	45
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	52
周鲸文谈端木蕻良	74
萧红的《马伯乐》续稿	79
香港的文学活动	91

新 秀	96
副刊在中文报纸的地位	98
报庆感言	100
《〈香港文学〉散文选》前言	102
《〈香港文学〉小说选》前言	104
《香港短篇小说选——50年代至60年代》序	106
记叶灵凤	108
忆徐訏	117
吴煦斌的短篇小说	123
读好书	126
雅与俗	128
严肃小说需要大力推动	130
世界华文文学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32
文学的将来	135
《新华作家百人集》序	138
写在《南美华文文学作品专辑》之前	140
台静农的短篇小说	142
顾城的城	148
读台湾作家林耀德的诗	154
关于《归舟返旧京》	157
王平陵的最后一篇文章	163
《印尼林万里短篇小说集》序	167
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相互联系	169

香港文学的起点

半年前，香港电台两位主持人李仁杰与韦佩文来《香港文学》月刊社找我，要我到电台去接受访问，谈谈香港文学。我听了他们的话，说了这么一句：“谈香港文学，应该从1874年谈起。”当时，我没有说出理由。后来，在电台接受访问时，对这种看法，也只是简单地解释几句。现在，梁秉钧博士约我为《今天》写稿，我愿意趁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将香港文学的起点定在1874年，因为王韬于1874年与友人合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编，开创《循环日报》副刊，经常在副刊里发表文学作品。王韬学问精深，有多方面的才能，也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孙杨君说他是“中国报界记者名闻世界的最早一位”，东阳说他是“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柯恩（Cohen）说他是“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创始人”；其实，王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必须受到重视。

关于王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循环日报》开创副刊的事实，忻平在《王韬评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他又创《循环日报》副刊，“增幅为庄、谐两部”。所

谓“庄部”，即“新闻、经济行情”。“谐部”即今日之副刊。王韬以他独特的文笔，在《循环日报》副刊上发表不少诗词、散文，各种文艺小说与粤讴。这些文字对促进香港文坛和报界的活跃作用甚大。王韬的各类文学作品，以后也被文学史研究者收入各类书籍之中，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这一段简单的叙述，不但肯定了王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提到了王韬写粤讴的事实。

粤讴，是一种用广东话表达的文学形式。王韬来自上海，能够在香港文学的萌发期就在《循环日报》副刊里发表粤讴，足见他的多才多艺。

王韬“自少至壮，不废吟咏”（《衡华馆诗录·自序》），工作量虽大，却在“铅槧之暇”写过不少诗作。他认为诗作必须具有新意，因此，写出来的作品颇具个人特色。黄遵宪将他与苏长公、袁牧相提并论，不是没有理由的。

除了诗，王韬也写小说。他写的《淞隐漫录》、《脰窟谰言》、《淞滨琐话》（又名《淞隐续录》），一方面谈鬼说狐；一方面写妓女生活，虽然属于《聊斋》式的短篇小说，对生活的真实也作了反映。这些作品出版后，读者很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这些作品“一时传布颇广远”。

事实上，王韬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谈他在政论、新闻、史学、教育、社会、哲学方面的贡献，单是文学作品，就写过不少小说、诗、序跋、随笔、书信、游记、小品、见闻札记等。这些作品不但题材广泛，而且内容丰富。1988年，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Renditions）第二十九、三十期《香港作品专号·香港印象》中，摘录王韬的散文《香港羁迹》（My Sojourn in Hong Kong: Excerpts），由杨清华译成英文，排在

《随笔栏》第一篇。王韬在这篇文章里记述他在香港居住的感受，多次提到理雅各博士。

理雅各博士(Dr. James Legge 1815—1897)是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英华书院院长。两个多月前(1994年10月5日)香港邮政总署发行特别邮票，纪念理雅各博士。大部分集邮人士在做首日封时都知道理雅各是著名汉学家；但是很少人会因此联想到王韬。其实，理雅各将《四书》译成英文后续译《五经》，王韬曾经给他相当大的帮助。从这一项事实来看，王韬不但著作等身，在翻译方面也曾取得颇高的成就，除向西方推介中国古典作品外，还在传播西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普法战纪》中，他将《马赛曲》译成中文。这篇译文，是《马赛曲》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也是中国人最早译出的外国诗。

由此可见，王韬做的工作，颇多具有开创性。他不仅是香港用专文表达报刊思想的第一人；而且是首先规定文章字数的报纸编辑。

长期以来，香港报纸的编辑为了控制版面，总是对文章的字数有硬性的规定。这种规定，也是王韬首创的。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文章时总有一定的字数规定。不过，能否称他为香港报纸最早的专栏作家，需要专家的肯定。

王韬就是这样一位富于开拓精神的报人；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他是早期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所以谈香港文学应该从他谈起。

1995年1月3日

读《仙宫》

在旧书铺买到一本书，名叫《仙宫》，本港受匡出版部印行，出版于1927年11月15日，比《伴侣》早几个月。《伴侣》“是香港出现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① 因此，《仙宫》是属于香港文学新旧混战期的出版物。

新旧混战期是香港文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仙宫》出版于这个时期，可以作为研究根据。

《仙宫》虽在香港出版，却是《广州文学丛书》的一种，内容与编排形式相当杂志化，全部横排，有创作；也有译文。全书只有八篇诗文，以罗西的短篇创作《仙宫》作为书名。罗西是名作家欧阳山（原名杨凤岐）的另一笔名，在八篇诗文中占了三篇，既写且译，写了《仙宫》和“代序”诗《召请》，还将奥亨利（O. Henry）的《忙经纪的浪漫史》（The Romance of a Busy Broker）译成中文。此外，在《仙宫》这本小书里，还有昶超的两篇创作小说：《Zero》与《毁灭》、倪家祥的诗：《Lote》、薛伯贤的诗：《痴妇之歌》和任颖准的短篇小说：《离

① 伯伦：《向水屋笔语》第12页、第14页。

家》。

这八篇诗文全部用白话写成，以当时的情形来看，形式与内容都是相当“新”的，属于新文学作品。

在香港文学新旧混战时期，像《仙宫》这样的出版物，像受匡出版部这样的出版机构，都是十分重要的。

问题是：关于受匡出版部的资料并不多。

侣伦在《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一文中对受匡出版部有一段简短的叙述，虽然只有三百字左右，却说出了三项重要的事实：

（一）受匡出版部是香港第一个新文化出版机构。

（二）这个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是孙寿康。

（三）寿康创办的受匡出版部专出“新文艺作品和属于新文化范畴的学术性译著”。

至于受匡出版部出了哪些“新文艺作品和属于新文化范畴的学术性译著”，侣伦在《寂寞地来去的人》中只提到黄天石的《献心》和谢晨光的《卓弥》。

不过，详细的书目可以在《仙宫》里看到。《仙宫》有两页广告（正文前面和第六十八页）都是受匡出版部的。

第六十八页刊出的书目，分三类：（一）“初版新书”；（二）“不日出版者”；（三）“已经付印者”。“初版新书”有《牧师与魔鬼》、《仙宫》、《红坟》、《坟歌》、《献心》、《罪与罚》、《高曼女士文集》；“不日出版者”有《广州文学丛书》六种，《易卜生传》、《何典》；“已经付印者”有《社会栋梁》、《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托尔斯泰社会哲学》、《近代科学与无治主义》、《无治主义的道德》、《上帝与国家》等九种。

《仙宫》正文前面的广告是关于《广州文学丛书》的，所列书目与第六十八页中所列《广州文学丛书》大同小异。不同的是：罗西的诗集《坟歌》列为《广州文学丛书》的一种；《仙

宫》则未列入。

从这一点来看，受匡出版部与广州文学会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香港的受匡出版部怎会与广州文学会有这样紧密的联系？

吴灞陵发表在《墨花》杂志第五期的《香港的文艺》中，有这么几句：

……近来已经有了一个出版机构，但也不是纯粹香港的，是‘港粤’的，这就是受匡出版部了。……

惟其是“港粤”的，受匡出版部才会与广州文学会有这样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仙宫》的两页广告都有受匡出版部的地址：总发行设在香港中环砵甸乍街三十三号三楼；分发行设在广州万福路二百三十七号怡庐三楼。

由此可见，史料可以加深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与了解。研究香港文学发展进程的人，为了寻求真实，必须尽量搜集史料，审辨详察，深入探究。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序》中说：“若有史料，虽无著作无伤也。而著作则断不能不以史料为根据。”所以，除非我们不想看清香港文学的基本轮廓，否则就要设法掌握充分的史料。

谈香港文学

——在中国作协酒会上的发言

香港文学穿的是英国义父的衣服，喝的是中国母亲的奶汁。衣服可以更换，母乳则是身体需要的营养料。因此，香港文学不仅是华文文学的一环，也是中国整体文学的组成部分。

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文学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排挤，使一般人都认为文学在这个社会里并无存在的价值，有人甚至认为香港根本不需要文学。前年夏天，有一个从美国到香港来的作家说：“美国人认定香港没有文学”；几年前，有一个作家在新加坡说：“香港文学是马桶文学”；去年十一月，有人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说：“香港文学无异是中小學生作文”。……这一类基于无知做出的粗暴批评，等于用油漆乱涂香港文学的脸孔。其实，百多年来，香港一直有人从事文学工作，不同时期都有值得重视的作品，即使未能达到这三位批评家所要求的水平，也不能将王韬帮助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1）佐译《诗经》的事实用橡皮擦掉或者将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与《立报》副刊《言林》的事实用涂改液涂掉或者说黄谷柳的《虾球传》无异是中小學生的作文。唯其如此，我们必须通过历史背景的构成形象使关注香港文学

的人能够看清香港文学进展的情况，获得一个总体概念。

长期以来，不但香港地区以外的文学爱好者不关心香港文学，连本地的居民也多数将严肃文学当作一种平面化的现象，听它随它，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近几年，内地有好几位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使一直陷于搁浅状态的香港文学研究终于出现了脱浅的迹象。不过，由于起步较迟，似乎还不能正确地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探讨香港文学的实质与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不想将工作做得更好，否则就该加强中、港两地文学工作者的协作，交流沟通，合力促进香港文学的健康发展。

更重要的是：“九七”已近，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中文在香港的地位必须提高。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担当重要的角色，尽力使中文进入教育主流，恢复第一语言的位置。

最后，本人谨代表香港作家访京团向中国作家协会、新华社香港分社致衷心的感谢，并祝愿香港文学今后会取得美满的成绩。

1995年10月17日

有人说香港没有文学

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作家座谈讨论会”，于1993年6月4日及5日在该校爱华堂举行，邀请二十几位作家发言。

6月5日上午，我应邀走去岭南学院参加讨论会。当第五节的发言者罗隼、王伟明、吴美筠进行讨论时，夏婕来了。接着，夏婕发言。

夏婕告诉大家：有一个名叫贝岭的人自美来港到大陆去办杂志。贝岭对她说：美国人认定香港没有文学！

这句话使我感到意外。

因此，当我发言时，由于发言时间有规定（不能超过十五分钟），我不得不将应该讲的“个人创作生涯的回顾与前瞻”缩短在两分钟内，用其余的十三分钟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香港不但有文学，而且有相当好的文学。

以下是我举的实例：

（一）台湾的《笔汇》杂志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香港《文艺新潮》的路线行走的。该刊革新号第一卷第十期（1960年2月28日出版）不但转载了《文艺新潮》第四期（1956年出版）的